

歐羅巴文藝叢書

蒙地加羅

顯克微及者

葉靈鳳譯

834.9
G510

歐羅巴文藝叢書

蒙 地 加 羅

顯克微支著
葉靈鳳譯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再版

原價	國幣四角
特價	國幣一角五分

翻譯者	葉靈鳳
-----	-----

出版者	陳荇蓀
-----	-----

發行者	大光書局
-----	------

印刷者	大光書局印刷所
-----	---------

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蒙 地 加 羅

顯克微支

顯克微支(Henryk Sienkiewicz)波蘭人,生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,卒於一千九百十六年。

生平所寫的小說多是長篇的歷史鉅著,短篇小說也不少,文字輕盈美麗,雖是歷史小說家,然而也是寫戀愛和諷刺的能手。

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“你往何處去”(Quo vadis),我國已經有人譯出。他的短篇被譯出的也

不少。

這本“蒙地加羅”是寫愛情幻變的中篇小說。
蒙地加羅 (Monte Carlo) 是在法國附近屬於摩洛哥
哥的一個小城。是世界著名的一個賭博場。

一九二八年,七月二十日。

目 次

顯克微支.....

第 一 章

被阻的計劃.....

第 二 章

愛爾莎夫人在家裏.....

第三章

次日早晨.....

第四章

統治着的情感.....

第五章

沉思的一夜.....

第六章

新模特兒.....

第七章

洩露了她自己.....

第八章

新的興趣.....

第九章

悲劇的趣劇.....

第十章

愛.....

一 被阻的計畫

在一架敞車裏，畫家席費斯基正坐在愛爾莎夫人的一旁，她的兩個雙生的孩子，羅默露同里默坐在他們的對面。他在心裏想着她而眼睛望着海；因為這樣的觀察和風景是值得注意的。

他們是沿着岩石嶙峋的海岸旁的老却立斯路，正從尼斯到蒙地加羅來。在左面，所有的視線都被光禿灰黯的高岩所截斷了；在右面，展着地中海

蔚碧的湛波，看去好像是一片無際的深潭。

從這高處看來，在他們的前進中，漁人的小舟看去都好像僅是些白色的小點，而在遠處，船上的帆和在水上翱翔着的白鷗更難分別。

愛爾莎夫人倚在席費斯基的肩上，用她迷矇的眼睛望着這鏡一般的海水，似乎自己也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。

席費斯基感到她的撫觸，於是一縷快感便流遍了他的全身。他正在想着，假若不因了羅默露和里默在面前，他要伸手圍着她的纖腰緊緊的向自己胸上擁來。

但是在同時他又怕着這個，假若他是這樣做了，他便不能再遲緩，他祇好去向她求婚。

正在這時刻，愛爾莎夫人說道：

“請你將車子停一下可以麼？”

席費斯基將車子停下，他們沉默了一刻。

“比起蒙地加羅這是多麼清靜！”這位年青的寡婦說。

“我祇聽到音樂的聲音，”畫家回答着。“這大

約是他們在費拉法蘭加前面的一隻軍艦上奏的。”

真的，這送着橘樹和向日葵的香氣的輕風，也將一陣抑揚的樂聲送到了他們的耳中。

在下面，你可以看見散在海岸上的別墅的屋頂，隱在郁加利樹的叢中，四週圍着白色成片的杏花和棕櫚。更往下去便可望見費拉法蘭加海港浴在日光下綠水，和上面游着的大船。

這下面活躍的生活和上面荒山死一樣的靜默相比，現出了奇異的對照，山的那面，掛着一帶無雲的透明的天空。這裏，在這些寂靜的岩石中，所有的植物都阻滯而枯死了。這部馬車的本身看去也好像是釘在岩石上的一個小昆蟲一樣。

“這裏的生命是完全終結了，”席費斯基說，望着這些光禿的岩石。

愛爾莎夫人更重的去倚在他的肩上，用一種睡夢般的聲音回答着：

“在我眼中這好像是要再生起來一樣。”

席費斯基停了一刻，才帶着一點情感去回答她：

“你的話或者不錯。”他接着便溫柔的向她望着。

愛爾莎夫人也抬起了她的眼睛向着他，但是一刻又將眼簾遮上，好像自己感到了不安一樣。在這一刻，她看去好像是眼睛受不起愛的照耀的一位少女。於是兩人便都沉默着，祇存在他們下面的樂聲可以聽到。

正在這時刻，在遠遠的海中，在靠近海港入口的地方，有一陣白煙現了出來，於是這樣的靜默便被里默衝破了，他從他的坐位上跳着，喊道：

“Tiens le ‘Formidable’!” (看‘法密的波號’!)

愛爾莎夫人很怒的望着她的小兒子。她惱恨這時刻的打擾，因為在這時刻，每一句話正足以決定她的將來。

“里默，”她說，“不要開口。”

“Mais, maman, c’est ‘Formidable’?” (但是，媽媽，這是‘法密的波號’!)

“好討厭的孩子!”

“Pourquoi?” (爲什麼?)

“他向來是呆的，但是這一次他是對的，”羅默露說。“昨天我們在費拉法蘭加，他們告訴我們說，全艦隊都在此地，祇存‘法密的波號’未來，他們說今天可以到。”

聽了這話，里默便回答，在話的末尾喊得更重一點：

“你自己才呆！”

於是他們兩人就打了起來。愛爾莎知道在席費斯基的眼中，孩子們這樣的教養和他們不停講着的下流的德國話，在他眼中是怎樣的討厭。她於是吩咐他們不許開口，然後又說：

“克利索夫基先生同我已經對你們說過很多次，叫你們除了波蘭話以外不准再用旁的話。”

克利索夫基是從濟內基來的一個有肺癆的學生，愛爾莎夫人在立費那發現了他，於是在認識了席費斯基之後，便請他作她兩個孩子的教師；這一大半是因了佛朱夫斯基先生帶諷刺的話：“高尚的家庭不會教孩子去做跑碼頭的掮客！”

過了一刻，車子又在石頭上響着，向前走去。

“這是你叫我帶他們一陣來的，”愛爾莎夫人用一種甜密的聲音說。“你對他們太客氣了；但是我們最好能在有月光的晚上到此地來一次才好。你肯來麼？”

“祇要你高興我就來，”席費斯基回答着。“今天晚上沒有月亮，你也會誤了你晚餐的時刻。”

“這倒是真的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；“但是你能告訴我什麼時候月亮可以圓麼？不曾請你單獨同我一人吃飯，這真可惜！在月光下這裏一定很好看，就是今晚我已覺得我的心在跳了。你真不知道我此刻的心是跳得怎樣的厲害！看我的脈；你隔了手套也可以看見。”

於是她伸出了她的手，套在一副緊小的手套裏，伸給席費斯基。他用雙手握住看着。

“我看不見，”他說，“但是我可以聽見。”

他將頭俯下，將耳朵放在手套的鈕扣上，又將他的手緊緊的靠着自己的臉，然後吻了一下，說道：

“當我是孩子的時候，我時常喜歡捉雀兒，牠

們的心也是這樣的跳法。你的脈正像是一隻被捕了的鳥兒。”

她微笑着，簡直是苦笑，回答道：

“像一隻被補的鳥兒？”過了一刻她又問，“你對那些被補的鳥兒怎樣。”

“我非常的愛牠們，但是牠們總是飛走了。”

“壞鳥兒！”

這位畫家傷感的接了下去：

“在我的生命中也多是這同樣的遭遇。我找不見一隻情願同我常在一處的鳥兒；最後我連這希望也消失了。”

“不能！你必定要將這個保守好，”愛爾莎夫人回答。

這時，這位畫家暗地對他自己說，這事的發生既是好久，這也祇好照上天的旨意將牠完結。在這一瞬間，他正好像一個人用手指塞住耳朵，用手掩住眼睛預備要向下跳的人一樣；但是他知道這是不可逃的，而且也沒有思索的時刻。

“你肯下來散步一下麼？”他問。“車子可以跟

在我們的後面，我們的談話也可以更自由些。”

“很好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，決定似的。

席費斯基用手杖觸了車夫一下；馬車停住，他們走了下來。羅默露同里默飛着向前跑去，將石頭向懸岩那邊扔着，席費斯基同愛爾莎夫人走在後面。但是，這是顯然的，今天一定是他們交着壞運，因為在他們還未及用着這個機會之先，他們看見了一位摩洛哥馬的騎士，後面跟着一個馬夫，在羅默露同里默玩着的地方停了下來。

“這是辛丹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，不耐煩的。

“是的，我認出是他。”

實在的，他們看見了馬的頭，馬頭上面少年辛丹男爵馬一樣的臉。他在未走近之先疑遲了一下，但是似乎又想到他們若是不願旁人打擾，他們決不會將孩子也帶在一陣；因此他便從馬上跳下，將繮繩交給馬夫，向他們鞠了一個躬。

“你好麼，”愛爾莎夫人說，稍為有一點冷淡。

“是你功課的時刻？”

“是的，早上我同魏克斯伯一同打鴿子；因此，

我不便騎馬，我怕會擾亂了我的心。我已經比他多七隻鴿子了。你可知道‘法密的波號’今天已經到費拉法蘭加來了，艦隊司令後天要在船上舉行跳會舞？”

“我們看見他駛進來的。”

“我正是要往費拉法蘭加去看一位軍官——我的一位朋友；但是此刻已經太遲了。假如你允許我，我可以同你們一陣回蒙地加羅去。”

愛爾莎夫人點了一下頭，於是他們便一同走着。辛丹，他向來是一位玩馬的人，立刻便談到他剛才騎的那匹獵馬。

“我將牠從瓦沙達夫處買來的，”他說。“瓦沙達夫賭 Trente et Quarante 輸了，急於需錢。他打 inverse，一連碰着了一大陣六點，但是後來牌就變了。”於是他又掉過來望了他的馬，說道：“真正的愛爾蘭種，雖然不容易騎，但是我能斷頭的賭說在全訶內基不會有比牠再好的獵馬。”

“牠怕人麼？”席費斯基問。

“祇要你一騎上牠的背，牠就像孩子般的溫